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金鍾傳 第六十四回 大慈悲金鍾度世 廣勸化竹筆傳奇

話說李金華一路之上，見民情淒涼之至，惟讀書之人更覺難化。百計躊躇，法無可施，遂想到往年江寧衍慶堂中蒙叢筆訓諭，命我口上存點慈悲。我一個嘴，焉能勸及四方？況勸之猶未必聽乎。想了半天，計上心頭。人當各摸摸心頭。念及人生在世，各稟天良，不過是私欲夾雜，以致忘之熟耳，不知人之天良，則有未嘗思者。不若於其發現之際，醒其本來，漸漸醒之熟，或可將私欲殄滅，亦未可知。即命各州府縣鑄一醒世金鍾金鍾一書，無非醒世，萬語千言，不離教弟，天之道心，寒暑不忒，人之真心，神明不息。閣上金鍾明明法器，萬難動搖，幾經陶鑄，朗朗聲聲，空空寂寂，打破障礙，歸何鄉去，心上金鍾，不離寸地，有時昏煩當自警惕，人我渾忘，自現真意，守住天良，萬無一失。重一萬八千斤，驚去十惡八邪。懸於城內十字路口，於每日五更撞一百零八聲，凡睡夢之人，皆當驚醒。若睡夢昏沉，不聞其聲，必無天良之人也。想到這裡，遂將此意傳知各省，由各省傳知各州縣。回京路過之處，遇各處官員，無不囑托。一時聞知其事者無不聽從。這日李金華到了京都，繳旨已畢，聖上見喜，即升為內閣學士。申應鍾無志上進，奏明聖上。聖上愛其純誠，不准告退，即放為揚州新添金鍾閣學士。名望新奇。因揚州為天心，心在人中，鍾在天上。他撞不靈，惟孝方應。故放申應鍾監理金鍾事務。申應鍾領旨上任，自不必題。

至於黃心齋、慶六謙等，俱在翰院候升。諸人人朝謝恩畢，各司其職，無不效力。

這時天津周敦禮因其子周相賢入了翰院，凡李金華之事，周相賢備知其實，俱告知其父。周敦禮欲傳其事，卻不知其始終底細，遂邀了幾個同事，共請仙乩，請問李金華詳細。凡一切仙真，皆以勸世為懷。一問周敦禮之請，雖世人不聽，亦各慨然應允，即在周氏書房降乩數月，將李金華之事無不說明。當日請乩諸人，叩謝仙恩。全部金鍾傳周敦禮只兩見卷，首以周敦禮起，開勸孝思之實行，卷尾以周敦禮終。窮究金華之底蘊。若人也，痛世大病，獨抱隱憂。故舉孝思為萬世之規模。傳金華為千秋之坊表，前之勸孝。苦口何諄諄也。今之傳善，苦思何殷殷也。然問道易，傳道難，傳道尚易，而勸化一道為尤難。費盡苦心，說破苦口，將佛道慈悲，道家清淨，儒家仁義，統歸孝弟於一貫，發三聖之心傳，創百代之正解。竭盡心力，到底為何？無非恐迷人不認天真之本來，不知天良之所在耳。倘金鍾振聵而若無聞。法語啟蒙而若罔覺。妄生議謗，掩棄天良，則中華國中，無此種類矣，果從聞金鍾始，信其言而效其行。習尚禮義俗歸敦厚，勸善愈多，傳道欲廣，將見仙佛同歡，天地並樂，豈不共登仁壽域，治歸福祿林哉。如周敦禮者可謂醫國神手，救世佛心，數月請乩之勞，厥功非細。後之閱者，慎勿輕視也可。

乩雲：

善哉善哉，諸生之心也。倘能化行於世，共安太平，豈非諸子之力乎？於道人何涉也。然諸生既知李公之詳，即當率由於前，令知者見者，得為坊標焉。一蔭十，十蔭百，百而蔭為千萬億，豈不天下永清，四海共樂？諸生其思之，勿忽道人之意可。百八金鍾不住聲，願人聽作迅雷鳴，不知喚醒群迷否？一點天良在五更。

注解：

自《大學》有《明德》、《新民》之說，淺見者每謂廣大精微，非尋常可企及。不知為士者人人宜明明德，亦人人有新民之責也。何也？明德者，即皆有之天良；明明德者，即存天良，克己私，篤行其孝弟也。蓋弟子由入孝出弟精持之，時時不忘孝弟。即時時克去己私，即時時不失天良，即時時不昧明德，迨至格致誠正功深，孝弟純熟。由勉而安，則克己復禮，天良常存，而明德胥明矣。要非離孝弟別有以明其明德也。不明明德究非孝弟之人焉。況格致為學文之實跡，誠正為克己之要功，裕之為天德措之即為王道，亦非必達而在上，始為王道也。孔子曰：書云孝乎，惟孝友於兄弟，施於有政，是亦為政也。新民者，即館師之教人也，以入孝出弟教一人，則新一民以入孝出弟教十人。則新十民，驟語館師以新民之責，必謙退不安，苟以教弟教人，何嘗無新民之責乎，政以破其習，故中庸先言博學，後言篤行，教以蓄其德，故論語先言實行，後言學文，此儒教之真傳也。儒教所不及者，釋道：教範圍曲成之要之使人歸於純善無惡之意耳釋道二教之輔相儒教，猶儒教之參贊化育。所謂以神道設教也，奈此義不明謂孔子為高深，道在邇而求諸遠，謂佛祖太上為元妙。事在易而求諸難，不惟儒教失其真傳，即釋道二教皆失其真傳，此邪說之所由日興。世道之所由日下也，當今之時，孰能正之，亦孰克明之哉？茲觀金鍾傳一書，闡發三教之正宗，以孝弟為根本，以克己為工夫。點明天良，為人性皆善之確據，建金鍾閣於揚州，以有形之金鍾；醒無形之金鍾，以一時之金鍾，振萬世之金鍾，天心中州也。所謂守定腔子是也，程朱之居敬存誠，釋道之參悟頓證。胥在此焉。三教一貫，萬法歸心，心齋之點元可深長思也，四子書正言以明其理，二聖傳婉言以絕其弊，弊絕則理明而德裕。亦弊絕則習易而風清，一字真訣，優入聖域即優入仙界，亦即優入佛國。將見三教昌明，化洽中天，萬國來朝，倘能家喻戶曉，雖大清萬年一統可也，此金鍾傳之微意也。其設言李金華者，大覺金仙光華普照也。其兼言賀淑媛者，必乾坤交濟，蒙難可貞，始克完全一個道字也。其曰申應鍾者，警世之詞與金鍾同，故與鐘聲相應也。獨言儒內仙往生佛國者，謂由儒成之則名聖，由釋成之則名佛，由道成之則名仙，仙可為聖，聖可為佛，無二致也。群賢胥聚於善莊者，明三教皆本於善，不似邪教異端之即於淫也，要之申孝思一名盡之矣，故開卷第一篇即曰申孝思也，正三教之一源，故托名正一，明三教之秘旨，故別號克明，其曰在周氏家演說者，周敦禮醫士也，醫士醫病，此書醫性醫士醫一時，此書醫萬世醫醫士以醫世。故以周敦禮為首尾也。然則時隱時現，杳冥無蹤風雲難肖其變幻。或假或真，含糊莫露，鬼神弗喻其行藏。莊論固為正諦，戲語亦皆真詮。辟開闢未辟之乾坤，造大造莫造之運化，亂臣懼其罪已，賊子畏其誅心，克救氣數之偏，堪濟政教之窮，此書不出，天地昏暗，此書一出，日月代明，綱雲竹筆傳奇，豈同稗官小說之僅以傳奇哉。

正一子跋

嘗謂儒者言禮義，佛氏言因果，二者若判焉而不相入。然時至今日，人心錮蔽已極，語以理則不喻，語以情則不達，語以刑罰政教，則脫略焉而不能遍及，由是因果之說起矣。蓋人之為惡，罔有俊心，惟語以子孫之報復，則其意自斂，告以再世之賞罰，則其心必驚，故言儒者之道。有聽之欲臥者，言及刀山劍樹，皇然其色動焉。吾儕欲化聖道所難化之人，故輒言聖人所未言之隱，所以是書之作，言禮義而不廢因果，言因果而必本禮義。若以間雜釋儒，援儒入墨為疵病，卑此區區之稗詞，不足與於著作之林。不第不知墨之為墨，並不知儒之為儒，又焉能知餘之為何人，與何如心哉？則餘亦惟正其心，以表白於天下萬世而已。

正一子手題

絕塵子跋

蓋聞忠孝本生民之大道三教統續一理也

仁義乃天下之正途，九流枝條五常。忠孝仁義，此四字光明正大，所以為正明集也。且夫正者，正不正者心，明者，明明德之明。心正是克己復禮之本，心明為窮理盡性之源。三教無奇途，惟孝悌而已，弟子入則孝，疏水承歡；出則悌，視物為己；案實行去，即臻上品。但有虛妄，便入邪奇。如今世風不古。群邪峰起，好學道者不少，入傍門者非一，皆是不尊三教所化，都是好異精奇。無奈上真飛鸞開化，用竹筆傳奇，演出三教的正脈，明顯易入。淺者見淺，深者能見深矣，斯書不大而大，不奇而奇妙。義真傳莫外乎此。世人得之以可由賢希聖，雖愚夫愚婦，化為孝子賢媳，人人敦倫，各各孝悌，其不是天下興，仁民德歸厚矣。由是文武之風復現，堯舜之天又新，凡神道設教，皆為化風成俗，但願世人念報皇王水土之恩，千萬莫私投外夷，勿行曲徑小路，莫踏懸崖峭壁，一腳失落沉於溝底，生限王難死墜泥犁，令人可歎可惜矣。

偈雲：

弘揚三教敦倫常，忠孝名為萬法王。  
天地君親師傳教，可稱蓋世大文章。